

也談啤酒

●董中生（旅美作家，大學教授）

中外雜誌二四二期（一九八七年四月號）曾刊載今司法院長林洋港先生「酒席四戒與宴會儀節」文中有：「滴酒不沾是俗人，能飲不醉是雅人，每飲必醉是愚人，每醉必鬧是狂人」幽默風趣，引人入勝，筆者讀過林先生大文後，感想甚多，因此不揣淺陋，也談談中外飲酒的故事，敬請讀者指教。

酒後亂性誤了前程

一九八八年，美國布希總統當選後，很快提名內閣閣員名單，而且都很順利地被參院通過。唯有最後提出的國防部長，乃是他助選最力，亦是他的寄居德州時的政治好友，曾任參院議員二十四年，並任參院國防委員會主席多年，且為雷根總統伊朗醜聞案，任調查委員會的負責人，得使雷根免受彈劾的陶華參議員 Senator John Tower 以陶氏的能力，經驗，以及他的人事關係，大家皆認為是很理想的人選，布希最後才慎重提出，參院通過，應該沒有問題。

誰知布希提名陶華出任國防部長後第二天，我在電視新聞上就看到了參議員桑能 Senator Sam Nunn 提出反對，桑能是南方喬治亞州選出的參議員，時任參院國防委員會主席。以後接連幾個月，電視上幾乎多以陶華提名國防部長一事，作為重要新聞廣播。

共和黨由參院少數黨領袖杜爾 Bob Dole 動員黨內議員支持總統提名。

民主黨則先在桑能參議員任主席的審查會未

與通過，提出參議員大會時，又以五十三票對四十八票，否決總統提名。

反對陶華任國防部長的主要理由，不是他的能力，更不是他的經驗，而是他的生活。據陶華離婚的前妻作證：陶華每餐要喝烈酒威士忌 Scotch 一瓶，酒後亂性，一次因公出差，曾對一位女同事有不禮貌動作，皆經人作證。

這是我來美後，看到一位極能幹，因啤酒誤了他前程的例子。

副手代航闖下大禍

一九八九全年，美國電視、報紙傳播最大，最久新聞乃是愛克生石油公司，超級油輪愛克生·凡爾台號 Exxon Valdez 觸礁，船身破裂，大量之漏油，造成海水污染的故事。

愛克生凡爾台號是在美國最北一州，阿拉斯加 Alaska 的西面，威廉公子海灣 Prince William Sound 那裏，由於駕駛失事，船衝向不應該衝到的冰礁·白拉脫暗礁 Bigler Reef。船殼裂開，流出一千萬以上加侖的原油，漂浮海面。造成歷史上空前未曾有過的阿拉斯加西海岸嚴重海

——筆者

水污染問題。海港封閉，海中魚類、海岸飛禽死亡，破壞了整個地區的生態環境。

愛克生公司算是相當負責，花了幾億美金，進行清除油污。歷時年餘，尚未能完全恢復該地區的自然環境。（註）

檢討闖這一場大禍的負責人，乃是該油輪的船長約瑟夫·海奇伍特 Joseph Higelowood，他喝醉酒，認為面前航程容易行駛交由副手代航。就因副手缺乏經驗，闖下大禍。又是一件因飲酒誤大事的記錄。

第三個對我印象很深，因酒影響了個人事業前途的故事，乃是我小同鄉前輩蔡忠芳將軍，蔡將軍保定畢業，任教黃埔，黃埔師生東征時，他任砲兵營營長，陳誠是他營內連長。他們一砲打中陳炯明的指揮部，有助於東征的成功。

民國十七年春，我在上海江灣國立勞動大學求學時，蔡將軍任國民革命軍砲兵總指揮，司令部即設在江灣，民國二十四年我在浙江嘉興縣政府任土地整理處主任，蔡將軍任砲兵第二旅旅長，亦駐防嘉興。砲兵旅養了許多匹蒙古大馬，星期假日，我與同事好友沙炯照、陳禮二同學常去

旅部騎馬。

民國十七年，國軍整編。砲兵限於編制，蔡將軍認為前途不易發展。他改投步兵，在錢大鈞軍長屬下當師長，前途似錦。整編後軍縮編為師，師縮編為旅，他改任旅長。旅部駐在京滬線上的常州。

蔣介石總司令第一次下野出國前，某日便服率少數隨從，偕夫人宋美齡出遊常州大佛寺，蔡忠芬將軍的旅部即設在大佛寺內。發現清晨天色已亮，而電燈尚未關熄。不知節省物力頗為不滿。

蔣夫人宋美齡女士穿着高跟鞋，行走寺前石子路上，很不方便。路旁士兵，且有戲笑情事，蔣總司令更不高興。蔣回京立即通知召見蔡忠芬。

蔣問蔡：「你最近做些什麼事？讀些什麼書？」

蔡答：「過去已讀的書，不敢使它忘記！」

蔣命令蔡：「你應回家養誨！」

以上故事，是民國二十五年某日，在嘉興一家飯館，我和嘉興縣公安科長李元同鄉宴請蔡將軍時，他酒後自動親口告訴我們的。

養誨期間，他在上海經營一個小型織網廠，由于經營不善，不久即告失敗。生活苦悶，更以酒解愁。每餐必飲，每飲必醉終至成癮。

民國二十四年，我國已積極準備對日抗戰，擴充砲兵編制，成立砲兵旅，蔡忠芬被任命為砲兵第二旅長。

抗戰爆發，日軍從金山衛登陸，砲兵旅首當其衝。蔡忠芬因兵敗而免職，回家任東陽縣人民抗日自衛委員會主席。民國二十八年，浙江省政

府主席黃紹竑邀請他出任磐安縣縣長。是年秋，我和他同往臨時省會方岩出席全省縣長會議。用餐時，他不和縣長們同桌吃飯，回到客棧與勤務兵叫二碟小菜對飲，酒癮似已升高。

民國三十二年，我奉調到湖北服務時，蔡忠芬將軍已經由第六戰區參謀長郭懄將軍邀請任中將參議兼戰區軍官訓練團教育長。如有教官請假，他即自行代課。學員們皆認他學問淵博，又知道他生活儉樸，夫人乃一位不識字，不會講普通話，不作官場應酬的鄉下老太太，能過下級軍官的水準生活，很受學員們的尊敬、喜愛。

提起這位夫人不能幫夫作官場活動。某次傳出蔡將軍有機會出任某要塞司令的消息。甚至她親生的女兒，當時在同濟大學讀醫科，亦數勸母親同意蔡將軍另娶一位姨太太，幫助父親做社交活動的傳說。後來司令未曾發表，姨太太亦未娶成。

抗戰勝利，蔡將軍夫婦來武昌看我。他們是爲了女兒出嫁，邀請我夫婦去吃喜酒，他將醫科畢業的女兒，嫁給一位當時任職坦克車連的連長。

他退役後，在同鄉程寬正任校長的上海市立吳淞中學當教員。他對國文和數學二課教學並無困難。因學砲兵很重視三角、幾何等課程。

陳誠不僅愛護舊部，亦很尊敬維護老長官，一次蔡將軍對我說：「來湖北找事時，希望能夠得到一個少將職位，就很滿意了，陳派他爲中將參議，使他喜出望外！」

我想：如果蔡將軍不過分喜歡喝酒，以他的

能力，和特殊的機遇，他一生事業，應有更好更高的成就。

家鄉喫酒有如喝茶

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爭爆發，我被發表出任浙江前線昌化縣長時，曾考慮過一個生活上的小問題。就是當縣長後，可不可以喫酒。

我自幼就能喫酒，我們全家人亦都能喫酒。至於我的酒量，喝紹興酒一壺（二十兩），尚不至於醉。由於我從未飲酒超過一壺，因此我亦從未醞醉過。

全家都能喝酒的習慣，可能與我浙東風俗有關。我家東陽離紹興不遠，糧食有餘的人家，多種幾分田糯米，冬季用糯米釀酒一二缸，供一年請客和家人飲用。

釀酒的方法並不十分困難。祇要向市集購買紅麴，家人就能自己做起來。如發生問題，家鄉多的是有經驗豐富的酒師傅，他們會指點你如何解決。例如如何使蒸熟的糯米飯發酵良好，發酵後如何避免發酸等問題，有時需要請教酒師傅的。

我年幼時，家鄉尚無酒捐問題，其後政府辦理象徵性，以鄉爲單位認繳酒捐，分配給釀酒的各戶負擔，爲數亦微乎其微。至於釀酒的原料，人工全出自家庭，非常方便。在我的家鄉，喫酒幾乎有如飲茶一般便利。

共黨執政後，土地收歸國有。組織人民公社，生產分配全由生產隊負責。糧食生產大大減低，人民吃飯皆成問題。我留在老家的大兒子，他

任小學教員，編入國家戶口，能領到公糧。在文革期間，亦整整喝了三年的薄粥。家庭釀酒，自不可能。

民國七十一年冬，我退休後由台來美定居前，在美國的老三特別計劃，讓我夫婦過香港停留一星期，一面通知留在老家三十三年，未曾見面的老大及孫子到香港會面。

那時鄧小平已復職，老大見面後，告訴我一些老鄧復出後，人民生活已有改善的具體例子：第一件是家庭已准許養豬，今年過年他將殺一條豬全部醃起（東陽火腿很有名，幾乎每家都能自己醃），下半年有肉吃了，第二件就是自己釀了一缸酒，明年有酒喝了。因為我媳婦是農民戶口，照規定可以分到農田。鄧小平的農村改革，取消生產隊，農民每年種二季稻，第一季收穫全部交給政府。第二季收成則歸農民自己。所以農民對第二季稻多施肥料，加勤除草，增加生產，使糧食足夠家用。她就另種幾分田糯米，用以釀酒。老大告訴我這些事，我有些懷疑他在向我做統戰宣傳。但我亦相信他說的應該是事實，因為那是合情合理的事。

香港喫到十年陳紹

我們家鄉釀酒的方法，就是紹興酒的釀造法，將糯米飯蒸熟（不能過熟，亦不能有生米），攤涼（不能太涼，還得有點溫度），和以紅麴，將飯麵淋水，攪和均勻，放入缸內，約一星期左右發酵，發酵的好壞，決定酒的好壞。如果發酵不好，或者酒味發酸，立刻請酒師傳挽救。否則

，這缸酒就算是失敗了。釀酒失敗的事，在我家鄉亦曾聽見過。迷信的人，歸之他家運不好。

發酵良好的酒，初發酵時，酒味是甜的。由甜變成醇厚的酒味，才能進行榨酒，榨出的酒分盛罈中，儲藏備用。陳年愈久，其味愈醇。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我在香港蔣恆鶴同鄉家，喝到封存十年以上的紹興陳酒，狀如膠，沖以鮮酒和飲，味極醇。可惜那天他夫人不在家，餐館送來的菜平常，不能與美酒相配。

榨出的酒，在東陽我們稱為黃酒。未榨出留在布袋內的酒糟，還可以蒸酒，蒸出來的酒是烈酒，我們家鄉稱為燒酒，亦有人稱它為酒汗。一大缸的酒糟，僅能蒸出一小罈的燒酒。燒酒酒精成分高，沒有酒量的人不敢喝。

黃酒在我家鄉，幾乎成為普通飲料，和德國人喝啤酒差不多。請客不說請人吃飯，而是請人喫酒，客來先喫酒喫菜，然後喫飯，親朋來聚，一喫酒話就多，話多喫飯的時間就延長了。好在農業社會，有的是時間，喫一頓飯，花上幾小時是平常的事。

美國朋友喝酒習慣和我們不同，他們家中備有酒櫃，或桌上陳列各種名酒，多半是烈酒。倒在杯中，放上冰塊，就可以喝將起來，不吃菜，容易酒精中毒。我們喫酒同時喫菜，酒精中毒的機會相對的減少。

習慣上我們將黃酒燙熱才飲，這可能亦對身體有益，不至傷害腸胃。

今年我八十二歲，檢討幼年喫酒，對身體健康，似乎不發生多大影響，但其中有二件事，發

生在我二十幾歲時，可能與喫酒有關。

第一件事，我的右手發抖，而且抖的很厲害。我二十四歲任蘇州地政局長，蘇州官場應酬頻繁，幾乎每個周末皆有人請客，圓桌上的菜，我祇能揀面前的菜來吃，放在桌中心的菜，夾的筷子因手發抖，菜就會掉落在桌上，很不禮貌，所以我不敢去夾。從此我就減少喫酒，右手不斷加強運動，當時年輕，身體復健容易。手抖的毛病，不久就痊癒了。

第二件事是社交活動中喝酒，興趣容易提高，人亦不知不覺中變成喜歡講話的了。酒後說話，意志控制力較弱，好的方面是「酒後出真言！」壞的方面，是在某些場合不應該的話亦容易說出來。前述蔡將軍就犯了這個毛病。因此，我二十六歲，出任縣長，就決定在公共場合應酬，絕不飲酒。多以茶代酒。很多同事，朋友還以為我不會喝酒的。

為酒誘惑破格一次

我雖然在公共場合不飲酒，而且自認從未酒醉。（內人指出我曾醉過一次。某日在台灣書店經理趙雲溪家喫酒，回家坐計程車，指揮司機駕駛方向混亂，致使司機生氣。表示已有幾分醉意了。）但酒的誘惑力極大，每遇有好酒，情不自禁，我還是不肯錯過機會，暢飲一番。回憶過去六十年，記憶中印象較深的個人飲酒故事，追記數則如下：

第一次，民國二十三年初夏，我在南京四象橋浙江會館，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求學，該院教

育採軍事管理。隊長吳章璞，我東陽小同鄉，據說是政校總務長吳挹峯先生的乾兒子，人極幹練，雖未進過正式學校，他完全自修，那時已讀完高中的國文、史、地等教科書，遇有看不懂的地方，私下來問我們幾個同鄉學生。在我離校前，他已被派往日本考察。回國後破格升任黨務幹部人員訓練所上校大隊長。抗日戰起，政校遷廬山時，他已任政校軍事管理大隊長了。

浙江會館門前右側，開設一家賣櫃台酒的紹興酒店。某次我稍感不適，不上飯廳吃中飯，花二角小洋，買一瓶紹興「加飯」酒，請廚房炒碟小菜，私自在教室飲用，那瓶「加飯」酒，比我來美後品嚐從中國大陸或在美國釀造的「加飯」酒，無論在色、香、味方面都好得太多了！

第二次，民國二十七年秋，我任昌化縣長，向臨時省會方岩，浙江省政府接洽公事回縣，新發表縣會計主任，溫州人隨行。我們由蘭谿僱小船經七里瀧，兩岸滿山的紅葉，江上碧綠的流水，沿途景色實在十分宜人。船過建德縣的嚴東關，上岸購買該鎮出名的五茄皮酒。船過桐廬縣城，將由錢塘江轉入支流桐廬江時，適值一條旁邊的小漁船，網上一條大白鯧魚，我們立刻向他購買。碰巧的，這位新會計主任，又是一位烹飪鮮魚的高手，他將我內人從東陽帶來的火腿，加上船上現有的蔥薑蒜等作料，作出一大盤鮮美的真正時魚下酒，感覺上嚴東關五茄皮酒味特別的美，剛上網、正出水的魚，其鮮味更非一般餐館所能吃到的。

第三次，由重慶赴戰時湖北省會恩施，乘長

江商輪至川東萬縣。找一家小客棧住下，等船去湖北的巴東縣城。店家介紹瀘州大麵，我買了一瓶。這種以陶器碗狀瓶盛酒，形狀很特別，酒味很醇厚，不亞於茅台，報載一九九〇年參加歐洲世界名酒大賽，此酒：「瀘州老窖」榮獲金牌獎，為我國爭光。

萬縣去巴東，我乘一艘海軍小艦。艦內無客舖，承安置在鍋爐旁的鋼板上。一臨時睡處，艦經長江上流三峽，我將岸上未飲完的半瓶大麵帶上艦，一邊飲酒，一邊欣賞長江三峽兩岸奇異風景，及江中的險浪，別有風趣。

第四次，是喝洋河汾酒，南京酒店所賣汾酒，多運自蘇北宿遷縣洋河鎮。酒盛罈中，愈陳味愈醇，酒店唯利是圖，開罈後多滲以冷水出售。精於飲酒一道者，必須向店家預先打聽：何時開罈，寧可稍出高價，購得未滲水的原酒數斤備用。我任淮陰區專員時，由於洋河鎮處宿遷與泗陽二縣交界，二縣皆歸專區管轄。民國三十六年秋，某日金陵大學畢業的泗陽縣長，送專署一小罈洋河汾酒，酒味確勝過一般市場出售者甚多。我為官總拒絕人情送禮，這次破例未退回，亦可說明酒的魔力之大，與人性的弱點，容易受攻擊。

暫時忘却世俗煩惱

第五次，抗日戰爭勝利後一年，民國三十五年。我任湖南省地政局長，奉國防部參謀總長陳誠將軍電召，赴南京垂詢解決綏靖區土地問題，抵京時，陳總長正赴華北、東北督導軍事作戰。

在京靜候二月許，住珠江路地政署內。地政署附近一條小巷，開設一家專賣紹興酒兼售滷菜的小館。我偶爾進去叫半斤陳年老酒，一碟滷肝脾之類，一碗陽春麵，所費不多，倒亦是一種享受。時又值持蟹賞菊季節，有次我獨上夫子廟，進六華春酒家，叫夥計蒸二隻大閘蟹，燙一斤花彫，慢飲二小時以上。剝蟹淺飲，直至微有醉意才歸。暫時忘却世俗煩惱事。

第六次，民國三十三年夏，某日出席恩施湖北省政府會議後，往財政廳去看趙志奎廳長，由公路東的省政府去公路西的財政廳，隔一條小河（其實是一條大水溝），河上有一座簡便木橋，橋旁開一家小飯館夏日炎炎我進小館休息一下，順便吃頓午飯。

調任湖北，未帶家眷。日常生活，最怕生病，因而特別注意身體健康。飲食首先考慮營養問題。戰時一般人食物，普遍缺乏動物蛋白質，山區地方，更難吃到魚類。每次出差，多半叫豬肉或蛋類食物，例如炒豬肝，木須肉（蛋炒肉）等。店家給我炒一盤木須肉，來一杯包穀酒（玉米酒），鄂西山區產玉米，即以玉米蒸熟發酵蒸酒，此酒烈性，凶猛，但酒氣易散。

第七次，在趙志奎廳長家遇朱鼎（字曾賞）同學，他是浙江嘉興人，政校畢業。時任湖北省田糧處副處長（處長由廳長兼），趙和朱二家吃飯時多備有酒。聽說酒是家中自釀，不知確否？我在朱家飲的酒，和我老家的酒味相同，屬於紹興酒一類。

戰時家中吃飯，能以酒佐餐，是一項奢侈享

受，非普通公務員財力所能及。時任王東原主席的機要秘書鍾顯堯同學有一天對我說：朱副處長家「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頗含有妬嫉之意在內。

吃飯同時飲酒，是我們浙江鄉間的習慣，平時算不上什麼豪華生活。中上人家多自己家中釀酒，認為酒可助興加飯，紹興酒中有一種酒直接名之為「加飯酒」，目前中國大陸推銷美國各類酒品，「加飯酒」是銷路最好的一種。

趙志廷離鄂去重慶軍政部任事，湖北省田糧處長由朱鼎副處長升任，辦理移交，趙認為應無問題。但因主任秘書帥某提出許多意見，不肯在移交冊上蓋章，使移交未能順利辦成，趙對朱頗為不滿。

父子對飲樂趣難忘

第八次，民國六十四年，我公兒昌陽服預官役，派在海軍陸戰隊服務，經常有人來往金門，他托同事買到半打（六瓶）高粱。他拿一瓶送他當時女朋友的父親，帶五瓶回家。

自從民國三十八年撤退來台，由於公教人員待遇低薄，收入有限，而兒女長大，家庭負擔加重，已沒有餘錢來買酒。同時公賣局的清酒甚至後來的紹興酒，對我的誘惑力不大。家中喫酒的事，亦就沒有了。

那次老六帶回五瓶金門高粱，雖稱不上什麼美酒，我們還是慎重其事，由內人做幾樣家鄉菜，分幾次父子對飲。後來兒子到美國求學，來信還提起同飲樂處，念念不忘！

最後一次要說的，是飲貴州茅台酒。它是全國聞名，曾獲世界酒賽金牌獎。目前中國大陸向海外推銷的代表酒品。那是民國三十三年初夏，我由浙江調任湖北，路過貴陽，特購一大瓶，由貴陽乘資源委員會運錫車赴重慶，計時二日，中途吃午飯，宿店吃晚飯，我就叫一盤炒豬肝或木須肉之類下酒。一大瓷瓶茅台，分三次抵重慶前飲完，減輕了長途車行疲勞。

按時間前後，這一次應為第三次，其他應順推下一次。

我國各地出產名酒很多，在「鏡花緣」小說中，全國就列有五十多種名酒。至於外國的名酒，我們通稱為洋酒，種類更多。

洋酒在世界各地銷路最廣，名氣最大的要算法國的白蘭地，英國的威士忌和德國的啤酒，以及俄國的伏特卡。

我第一次喝白蘭地是民國二十四年在嘉興，某次縣府公安科長李元同鄉，曾任浙江安吉縣長，心臟不適，醫生拿瓶白蘭地給他喝，並說此酒乃最佳鎮定劑，叫我亦嘗試一杯。

好酒好菜聯絡軍方

民國三十九年，我任高雄縣長，高雄軍事機關，學校林立，地方官需要與軍事首長們聯絡感情，做好關係，辦事才容易方便。這是我抗戰八年前在前線擔任縣長的寶貴經驗。所以到任不久，特邀請駐縣境內的各軍事機關首長及各軍事官學校長們，舉行一次歡宴。海陸空軍各總司令桂永清等全來參加宴會。

記得一位曾在軍中服務很久的友人曾警告我：請軍人吃飯，必須慎重其事，他說「寧可不請，既請，必須儘可能準備好酒好菜」。

某時當時海軍總部附設的「四海一家」到縣府來做，他們做的排翅，採用最大最厚的魚翅，酒則特別派人到台南公賣局採購幾瓶三星白蘭地。那時市場上是禁賣洋酒的。

請客完畢，辦事人員報告：尚有一瓶未開的白蘭地酒，不知如何處理？秘書的意思，叫他送到縣長公館。這是我又一次不遵守自己約定的原則，沒有退回一瓶白蘭地。

民國七十四年夏，我夫婦由美赴歐洲各國旅遊。曾到出產白蘭地名酒的法國。法國的氣溫，雨量，土壤均極適宜栽植葡萄樹，以葡萄為原料釀造的法國酒，因此聞名於世，白蘭地Bandy，柯聶克Cognac皆是法國地名，皆盛產名酒。柯聶克出產的名酒，更高貴，價較白蘭地高出很多。

我八十壽慶，兒女們為我設宴開的一瓶柯聶克·瑞迷·馬丁Remy Martin，係我老三台大同學阮芝生教授五年前送他的，老三保存專為我生日飲用。

瑞迷·馬丁據說是台北出售洋酒中最貴的，當時市價為八十五美元。民國八十年農曆除夕，我在洛杉磯的蒙市香港市場一家專售烈酒的櫃台上，看見放着一瓶標價美金七百零五元的柯聶克，這是在市場上所見最高酒價。至於陳年美酒，以古董藝術品拍賣出售，其價格之高，更屬驚人。

民國六十一年，我第一次由台北乘中華航空公司飛機美途中，空中小姐給我一小杯俄國的伏特卡酒，幫助我睡眠，酒味與我國高粱差不多。以後我每次由美返台，我皆購買機上二瓶免稅的威士忌回家。英國威士忌價較法國白蘭地便宜許多，我個人感覺上，酒味還很不錯。

民國二十六年春，中國地政學會在青島舉行年會，我由蘇州乘京滬鐵路車到南京，過長江由浦口乘津浦路車去濟南。再由濟南乘膠州鐵路車至青島。在膠州鐵路車上，除備有茶飲外，車童並出售啤酒。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啤酒。

青島啤酒是依照德國釀酒方子製造的，品味和德國製造的啤酒，幾乎完全相同。亦有人說青島啤酒勝過德國啤酒，因為青島的水比較好，釀造的啤酒特別好。

公兒輕酌媳婦開車

民國七十四年我夫婦旅遊歐洲，到德國佛蘭克福市時，立刻花一元美金買一罐Budweiser啤酒品嚐一下。啤酒是德國人的普通飲料，和我國人飲茶一樣普遍。

我在美國的四個孩子，可能受遺傳影響，他們亦都能喝一點酒。可是美國因酗酒發生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例如車禍的增加，畸形兒的產生，以及家庭糾紛的增多。將酒Alcohol看作和藥Drug問題一樣嚴重。尤其在美國工作，必須駕車，公路警察隨時有可能檢查你血液的酒精成分，開你罰單的麻煩。因此他們都不喝酒，最後對酒的興趣就減低。

祇有老六公兒，由於工作壓力甚重，有借酒輕鬆心情的念頭，有次寫信給我，他很「懷念和爸爸飲酒談話的情調」。好在有溫柔的媳婦照顧他，限制他下班後回家喝一罐啤酒，酒後開車由媳婦代勞。

一九九一年初夏，我夫婦由女兒女婿陪同遊美國東部及加拿大。經過紐約市時，特往中國城訪相識五十六年老友陳禮同學，他是我內人認識朋友中最早的一位。民國二十四年我任嘉興縣政府土地整理處主任，陳禮剛從中央政治學校畢業，分發嘉興縣政府實習。我就請他任土地整理處課長。

半世紀以上老友重逢，陳禮特集合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次子夫婦，與在紐約市經商的女婿夫婦二家連同孫子、外孫，加上我們二對老夫婦，和我的女兒女婿，坐滿了一張大圓桌，氣氛非常親切熱鬧。紐約中國城江浙菜水準似在洛杉磯之上。洛杉磯中菜館以廣東菜、潮州菜為主。我香港生長的女婿，那晚吃到四五六餐館的菜，特別滿意。他說是生平吃到的最好江浙菜。

那晚除了孫子輩喝汽水，駕車的人不敢喝酒外，酒量淺的喝啤酒。陳特從家帶了一瓶久存的XO Cognac，在那種好酒好菜好場合下，一瓶柯聶克就所剩無幾了。

陳禮人極隨和，好喫酒，自稱酒鬼。他對我說：同學劉能超，鄭邦琨二人皆不喫酒，他們都去了！祇留我這個酒鬼尚在。劉、鄭、陳三人抗日戰爭期中，皆曾任浙西縣長，三人皆撤退來台。劉曾任台北等縣稅捐處長及省稅務副處長。鄭

曾任稅務旬刊社社長，兼在大專院校授課。陳因曾任胡宗南將軍機要室主任，來台任內政部長役司幫辦。

陳禮子女四人全來美。長子台大電機系畢業，現在美經營國際公司，業務甚發達。次子任教美國著名大學，事業皆有成就。皆歸功於他不喫酒的太太，陳夫人來台曾任教士林國小，極重視子女教育，陳禮喫酒，不影響兒女。陳夫人的婦德甚且影響到第三代的孫子，外孫。在美國父親請客，想帶兒女作陪，是件難事。想帶孫子，外孫來陪，更是難上加難。美國教育孩子獨立性格，我們不能責怪孩子。那天我看到陳禮的二個十六歲孫輩來作陪，保守中國文化傳統習慣，那完全是陳夫人的力量。我家孫女亦非常親近她祖母，亦是我國傳統婦德發揮的力量。

陳禮酒後與我相約：希望我們二家於二〇〇一年，能在杭州西湖旁再歡飲一次。這是奢望，算是酒話吧！

禁酒戒酒問題多多

喫酒故事寫到這裏，暫告結束。平時友朋間相聚閒談，尚有二個大問題難以解決。一是應否禁酒或戒酒問題。二是飲酒如何適量問題。

世界上飲酒的人如此地多，因飲酒而發生的災禍又那麼地大！因此有的政府和宗教，主張禁酒或戒酒。

回教國家是嚴厲禁酒的。佛教則定「不飲酒」為佛門弟子的五戒之一，其他四戒為不殺生，不竊盜，不淫亂，不妄語。他們認定酒能引誘人

進入邪途，必須禁絕或戒掉。

至於基督教，我們從聖經中，可以看出，祂是反對酗酒的。酗酒聖靈就離開你，神即不能與你同在，是大罪。但並不反對飲酒。上帝造人，原要使人快樂，飲酒既能使人快樂，所以並不反對。我們可以從二處聖經，獲得證明。

第一處在約翰福音第二章的第一節至第十二節，是敘述耶穌在加利利省加拿村顯祂第一個神蹟。祂在婚宴席上變水為酒，結婚，洞房花燭夜，是人生最樂事之一，有酒更增加宴客們的喜樂。如果祂反對飲酒，一定不會變酒的。

第二處在提摩太前書第五章第二十三節，保羅寫信給他同傳福音的親密幫手提摩太說：「你的消化不良，經常患病。所以不要單喝清水，不妨喝一點點酒，或許會有功效。」

至於美國教會，因受早期移民來美清教徒（Pilgrim fathers 一九二〇年乘五月花May flower號船，由歐洲最早移民美國）的影響，多主張禁酒。而歐洲各國教會並無此禁例。我們旅行歐洲時，看到法國，德國等地教友們，仍視紅酒、白酒、啤酒等為普通佐餐飲料。不知是否與保羅上述書信有關。

我國傳統文化主流的儒教，以及歷代的文人們，是不反對飲酒的。他們甚至認為飲酒可以啓發文思。詩仙李白的詩，幾乎離不開酒。陶淵明的「詠酒詩」尤為這位田園詩人，被後人所讚賞，稱他為自然派詩宗。在以前封建專制制度下，文人借酒解放思想束縛，開展文思是事實，甚至社會上一般英雄豪傑，亦皆離不開美酒。所謂酒

後出真言，飲酒交朋友。

控制酒量確非易事

第二個問題，飲酒要適量。一般醫生認為適量飲酒對人身體不僅無害，反而有益。既能增加快樂，又能促進血液循環流通。是很好的事。

記得民國七十四年，我因切除攝護腺，住洛杉磯一家私立醫院，該院收費貴，服務甚好。伙食尤佳。每餐前先送菜單供病人圈選自己喜歡的菜。我發現菜單上飲料部份有酒，就問護士：剛開過刀，能否飲酒？護士回答！你祇管圈，如果不准你喝，醫生自己會把它劃掉。因此我圈了酒，醫生亦准我喝。我開刀後的一餐，吃的特別有興趣，自然亦減輕一些開刀後的痛楚。

但對沒有信心，不能控制酒量的人（除有宗教信仰的人外，能控制飲酒的人極少）。醫生總是勸你最好不要飲酒。

控制飲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在湖北任縣長時，陳誠以前的直屬長官嚴立三先生就住在縣政府的旁邊。嚴先生時被稱為湖北三老之一。其實他當時尚未達花甲之年，以現在的水準，尚不能稱老。有一天，他遠道來看他的表弟到他家吃中飯。嚴夫人顧慮正在養病期間的嚴先生，主張不要用酒。嚴先生是一位非常重感情的人，一定要用酒寬待表弟，而且多陪飲了幾杯，就此一病不起，省衛生處長率醫生來縣診治，已無法挽救。以嚴先生的道德修養之深，尚且如此，可知控制飲酒的不易。

在美國，因飲酒駕車，發生車禍，死傷人數

，一年增多一年。甚至最近醫藥專家研究報告，飲酒與癌症亦有連帶關係。電視傳播每天在勸人不要飲酒，最少亦要節制飲酒。

至於飲多少酒才算適量？則因各人年齡體質不同，酒量各有差別，以壽齡超過百歲的張岳公（羣）為例，醫生規定他每日限喝二小杯白蘭地，他希望能給他喝三小杯，醫生沒有答應。

民國八十一年中秋寫於洛杉磯。

註：一九九一年十月一日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第一版新聞刊載：愛克生油公司，阿拉斯加州政府，聯邦政府司法部三方合意：由愛克生油公司賠償美金十一億二千五百萬元。結束這件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輪船漏油污染環境案。但民間團體環境保護協會，認為賠償款數目尚低，準備繼續訴訟。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

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旅遊記趣等作品為主。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請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五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務請自留影印底稿）。